



PRAYERS
FOR RAIN

雨的
祈祷

DENNIS
LEHANE

5

丹尼斯·勒翰 著
沈传莉 译

文化艺术出版社
Culture and Art Publishing House

**DENNIS
LEHANE**
PRAYERS FOR RAIN



雨的祈祷

[美] 丹尼斯·勒翰 著 尤传莉 译

文化艺术出版社
Culture and Art Publishing House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雨的祈祷/(美)勒翰著; 尤传莉译.-北京: 文化艺术出版社, 2010.5

ISBN 978-7-5039-4425-3

I. ①雨… II. ①勒… ②尤… III. ①侦探小说-美国-现代 IV. ①I712.45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(2010)第078076号

雨的祈祷

作 者	[美]丹尼斯·勒翰
译 者	尤传莉
责任编辑	张勍倩
装帧设计	视觉传达
出版发行	文化艺术出版社
地 址	北京市东城区东四八条52号 100700
网 址	www.whyscbs.com
电子邮箱	whysbooks@263.net
电 话	(010)64813345 64813346(总编室) (010)64813384 64813385(发行部)
经 销	新华书店
印 刷	北京温林源印刷有限公司
版 次	2010年8月第1版 2010年8月第1次印刷
开 本	910×620毫米 1/32
印 张	13.625
字 数	210千字
书 号	ISBN 978-7-5039-4425-3
定 价	28.00元

版权所有, 侵权必究。印装错误, 随时调换。

楔子

在梦中，我有个儿子。他大约五岁，但讲话的声音和聪明程度有十五岁。他坐在我旁边的座位上，扣紧安全带，双脚将将够到汽车乘客座的边缘。那是辆大车，很旧了，方向盘大得像脚踏车轮胎，行驶在十二月下旬一个雾灰色的早晨。我们位于农村地带，麻州以南，但还不到宾州——或许是特拉华州吧，或是新泽西州南部——收成季节的田野中犁沟处处，上星期降下的雪冻成了星星点点的灰白，一座座红白格子纹的筒状大谷仓在远方俯视。我们四周空无一物，只有田野、谷仓、一座冻僵而无声的风车，以及绵延的黑色电话线，上头结的冰闪耀着。没有其他车，没有人。只有儿子和我，以及这条穿过结冻小麦田的深灰色道路。

我儿子说：“帕特里克。”

“嗯？”

“天气很好。”

我望着外头依然灰茫茫的早晨，全然静寂。在最远的那座筒状大谷仓后面，有一缕朦胧的黑烟从烟囱中升起，我看不到烟囱底下

的建筑物，只能想象那是一栋温暖的房屋。我可以闻到炉内烘烤着食物的香味，看到蜂蜜色木材盖成的厨房，天花板上有裸露的樱木横梁。烤炉门把上挂着一件围裙。我感觉到在一个寂寥的十二月早晨，待在那样的厨房里一定很美好。

我看着我儿子，说：“是啊，很好。”

我儿子说：“我们会整天开车。我们会整夜开车。我们会永远开车。”

我说：“是啊。”

我儿子看着他旁边的窗外。他说：“爸。”

“嗯。”

“我们会永远开不停。”

我转向他，他那双跟我一模一样的眼睛望着我。

我说：“是啊，我们会永远开不停。”

他一手放在我手上，“如果我们停下来，空气就会用光了。”

“是啊。”

“如果空气用光了，我们就会死。”

“没错。”

“爸，我不想死。”

我一手抚过他滑顺的头发：“我也不想。”

“所以我们会一直开下去，绝对不能停。”

“对啊，小子。”我朝他微笑，我可以闻到他的皮肤、他的头发，五岁小孩身体那种新生的气味，“我们绝对不会停。”

“很好。”

他在座位上往后靠，然后一边脸颊枕着我的手背睡着了。

在我前方，深灰色道路穿过朦胧的白色田野，我扶着方向盘的

那手轻松而稳定。路很直很平，在我面前延伸一千英里。风吹起田野里的积雪，卷出小小的风暴，扑在我车子格栅前的柏油路裂缝，发出沙沙声。

我永远不会停止开车。我永远不会下车。我永远不会把汽油用光。我永远不会饿。这里很温暖。我有我儿子。他很安全。我很安全。我永远不会停止开车。我不会疲倦。我永远不会停。

眼前的路宽阔而无尽。

我儿子的头从我手上转开，然后他说：“妈妈人呢？”

“我不知道。”我说。

“没事吧？”他抬头望着我。

“没事的。”我说，“很好。回去睡觉吧。”

我儿子回去睡觉了，我继续开车。

然后我们两个都消失，我醒来了。

1

我第一次见到凯伦·妮科尔斯时，觉得她是那种会熨袜子的女人。

她是个娇小的金发女郎，从一辆鲜绿色的一九九八年款福斯金龟车下来，此时巴巴和我正穿过马路，手里拿着我们早晨买的咖啡，朝圣巴托洛穆教堂走。那是二月，不过那年的冬天忘了亮相。除了一场暴风雪和几天低过摄氏零下十度以外，这个冬天简直近乎暖和。今天气温有八九度，而现在还只是上午十点。随你怎么说全球暖化有多糟，只要让我不必铲门前雪，我就欢迎。

尽管上午的太阳没那么大，凯伦·妮科尔斯还是一手遮在眉毛上方，犹豫地朝我微笑。

“肯奇先生吗？”

我秀给她一个吃素乖儿子的纯良微笑，伸出一只手，“妮科尔斯小姐吗？”

她不知怎地笑起来，“没错，叫我凯伦吧。我早到了。”

她的手握住我的，感觉好滑好嫩，简直像戴着手套似的。“叫我帕特里克吧。这位是罗格斯基先生。”

巴巴喉咙里咕啾一声，喝了一大口咖啡。

凯伦·妮科尔斯的手抽回，轻轻往后缩了一下，好像害怕必须跟巴巴握手。怕如果握手的话，手可能就抽不回来了。

她穿了一件褐色的麂皮夹克，长度到大腿的一半，罩着里头的水手领粗线针织炭灰色毛衣，利落的蓝色牛仔裤，亮白的锐跑运动鞋。从她全身上下来看，仿佛方圆十里内都没有一丝皱纹、没有一点污渍或一缕尘埃。

她纤细的手指放在光滑的颈项上。“两个真正的私家侦探，哇！”她温柔的蓝色眼睛随着小巧的鼻子皱起来，又笑了。

“我是私家侦探，”我说，“他只是帮忙打杂的。”

巴巴喉咙里又咕啾了一声，作势要踹我。

“别激动，小子，”我说，“乖一点。”

巴巴又喝了口咖啡。

凯伦·妮科尔斯的表情好像觉得自己赴约是个错误，于是我决定不带她去我位于钟楼上头的办公室了。如果有人对于雇用我有疑虑，带他们去钟楼通常不是高明的公关手腕。

今天星期六，学校不上课，空气潮湿，没有一丝寒意，于是凯伦·妮科尔斯、巴巴和我就走向钟楼对面校园里的一张长椅。我坐下，凯伦·妮科尔斯用一条干净无瑕的白手帕掸了掸长椅表面的灰尘，然后也坐下。巴巴看着空间有限的长椅皱眉头，又朝我皱眉头，然后坐在我面前的地上，两腿盘起，期待地朝上看着我。

“乖狗狗。”我说。

巴巴狠狠地看了我一眼，意思是等这个社交会面结束后，他定

要找我算账。

“妮科尔斯小姐，”我说，“你从哪里打听到我的？”

她的目光从巴巴身上移开，转而看着我的眼睛，一时之间完全不知所措。她的金发剪得很短，像个小男孩，让我想到以前看过那些上世纪 20 年代柏林女人的照片。尽管塑形发胶让她的一头短发紧贴着头皮，除非靠近运转中的喷气引擎才可能弄乱，但她左耳后头还是夹了发夹，就在头发分边处的下方，一根黑色的女用发夹，上头有个金龟虫图样。

她睁着大而清澈的蓝色眼珠，又紧张地短促一笑，“我男朋友。”

“那他的名字是……”我说，猜想叫什么塔德、泰伊或亨特之类的。

“戴维·威特奥。”

我的通灵能力还真差劲。

“恐怕我没听说过他。”

“他认识一个以前跟你工作过的人。好像是个女人？”

巴巴抬起头瞪着我。巴巴把一切都怪罪到我头上，因为安琪终止我们的合伙关系，搬离这一带，买了一辆本田汽车，穿起名牌的安·克莱恩（Anne Klein）套装，基本上不再跟我们混一道了。

“安琪·珍纳洛？”我问凯伦·妮科尔斯。

她笑了。“对。她就叫这个名字。”

巴巴又从喉咙里咕啞了一声。我看用不了多久，他就会开始对着月亮嚎叫了。

“那为什么你需要找个私家侦探，妮科尔斯小姐？”

“叫我凯伦。”她在长椅上转过身子来面对着我，把一绺不存在

的头发塞到耳后。

“凯伦，为什么你需要找个私家侦探？”

她紧闭的嘴唇微弯，掠过一抹哀伤的微笑。她低头看着膝盖一会儿，“我平常去的健身房，那里有个家伙。”

我点点头。

她吞咽了一口。我想她是希望我能根据她那个句子，就猜出所有的故事。我很确定她接下来就会告诉我一些不愉快的事情，更确定那顶多不过是一些鸡毛蒜皮的小事。

“他在追我，跟踪我到停车场。一开始只不过是，你知道，有点烦。”她抬起头搜寻我的眼睛，希望我听懂了。“接下来就更离谱了。他开始打电话到我家。我在健身房开始躲着他，但有两次我看到他把车停在我家外头。最后戴维受够了，出去找他谈。他一概否认，而且还威胁戴维。”她眨眨眼，左手手指扭绞着，攥在右手的拳头里，“戴维不是那种体型很……有威吓性的，这个字眼对吗？”

我点点头。

“所以，科迪——那是他的名字，科迪·弗克——他嘲笑戴维，当天晚上照样打电话到我家来。”

科迪。就一般的基本原则来说，我已经开始讨厌他了。

“他打电话来，说他知道我有多想要，说我这辈子大概从来没有好好，呃，好……”

“打炮。”巴巴说。

她瑟缩了一下，瞥了他一眼，然后目光迅速回到我身上。“没错，说我这辈子从没有好好……那个过，又说他知道我暗自希望他给我一次。于是我在他车上放了一张字条。我知道这样很蠢，

但我……反正我放了字条就是了。”

她把手伸进皮包里，掏出一张皱巴巴的紫色便条纸。以完美无瑕的手写体写着：

弗克先生，
请不要打搅我。

凯伦·妮科尔斯

“下一回我去健身房，”她说，“离开时去开车，发现他把这张字条夹在我的挡风玻璃上，就跟我留给他字条是同样的位置。肯奇先生，你把字条翻面，就可以看到他写的。”她指着手里的那张纸。

不。

我真的开始讨厌这个混账了。

“然后到了昨天……”她双眼含泪，吞咽了好几次，柔软的白色喉头颤抖得好厉害。

我一手放在她手上，她手指紧紧蜷缩着。

“他做了什么？”我说。

她嘴巴吸了口气，我听得到她喉头一声哽咽，“他恶意破坏我的车。”

巴巴和我都朝停在校园入口的那辆鲜绿色大众甲壳虫车看了一眼。那车看起来像是才刚出厂的，车里头大概还有那种新车的气味。

“那辆车？”我说。

“什么？”她随着我的目光看过去，“啊，不，不是。那是戴维的车。”

“大男人？”巴巴说，“大男人开那种车？”

我朝他摇摇头。

巴巴沉下脸，低头看着脚上的战斗靴，然后盘坐起来。

凯伦摇摇头，好像要澄清。“我开的是一辆丰田花冠。我原先想要凯美瑞，但是我们买不起。戴维的新事业才刚开始，我们都还有学生贷款没缴清，于是我买了花冠。结果现在车子毁了。他在整辆车上头倒了强酸，戳破了水箱。技工说他在引擎里面倒了糖浆。”

“你报警了吗？”

她点点头，小小的身子颤抖着。“没有证据能证明是他做的。他告诉警察，他那天晚上去看电影了，有证人看到他走进电影院又出来。他……”她的脸整个涨红又垮掉，“他们动不了他，保险公司也不肯理赔。”

巴巴抬起头，朝我看着。

“为什么？”

“因为他们没收到我上次缴的保险费。但我……我寄了。我三个星期前就寄出去了。他们说他们寄了缴费通知，但我从来没收到过。然后，然后……”她低下头，泪水落在膝上。

她一定有不少绒毛玩具，我很确定。她被破坏的花冠保险杆上一定贴了笑脸贴纸，或代表基督徒的耶稣鱼标志。她爱看约翰·格林森姆的小说，喜欢听抒情摇滚乐，喜欢参加朋友婚前的告别单身派对，而且从来没看过斯帕克·李的电影。

她从没想过，这类事情会发生在她身上。

“凯伦，”我轻声说，“你的保险公司是哪家？”

她抬起头，用手背擦掉泪水。“国家保险公司。”

“那你寄保险费支票，是哪个邮局处理的？”

“唔，我住在纽顿市的上瀑村，”她说，“不过我不确定是在那边寄的。我男朋友呢，”她低头看了看自己洁白无瑕的运动鞋，好像很羞愧，“他住在后湾区，我常常待在那边。”

她讲得好像那是一种罪，我不禁好奇，是什么地方会生养出她这样的人，不晓得有没有种子，可以让我生养出这种女儿，而我又该怎么去弄到这类种子。

“你之前迟缴过保险费吗？”

她摇摇头。“从来没有。”

“你在那家公司保险有多久了？”

“从我大学毕业以后，七年了。”

“科迪·弗克住在哪里？”

她用双手的手腕背部轻按眼睛，好确定把泪水擦干了。她没化妆，所以也不会掉妆。她那种温和的美，就像乐爽美（Noxzema）滋润洗面奶的广告女郎一样。

“不晓得。不过他每天晚上七点都在健身房。”

“哪个健身房？”

“沃特敦的奥伯恩山俱乐部。”她咬着下唇，想挤出类似香皂广告女郎的微笑，“我觉得好荒谬。”

“妮科尔斯小姐，”我说，“你不懂得怎么对付科迪·弗克这种人，这本来就是应该的。你明白吗？没有人应该懂得。他只不过是坏人，这不是你做错什么而造成的，是他的错。”

“是吗？”她总算设法露出微笑，但眼里仍泛着困惑的泪光。

“没错。他是坏人。他喜欢逼得别人害怕。”

“是啊。”她点点头，“从他眼里就看得出来。只要他哪天晚上在停车场搞得我越不安，他好像就会越开心。”

巴巴低笑着说：“要比不安？等我去见见这个科迪就知道了。”

凯伦·妮科尔斯看着巴巴，一时之间似乎怜悯起科迪了。

回到办公室，我拨个电话找我的律师查斯维克·哈特曼。

凯伦·妮科尔斯开着她男朋友的大众车离开了。我叫她直接开到她的保险公司，补开一张保险费支票。她说他们不会理赔，我保证等她人到那里的时候，他们就会了。她说她不晓得是不是付得出我的费用，我说只要能付一天就行了，因为这个案子只要花我一天时间。

“一天？”

“没错，一天。”我说。

“那科迪怎么办？”

“你绝对不会再听到科迪的消息。”我替她关上车门，她开车走了，碰到第一个红绿灯时，她停下来朝我挥手道别。

“去字典里查查‘可爱’这个词，”我们坐在办公室里，我对巴巴说，“看看解说旁边是不是附了凯伦·妮科尔斯的照片。”

巴巴看着我窗台上的那一小堆书。“我怎么晓得哪本是字典？”

查斯维克接了电话，我告诉他凯伦·妮科尔斯的保险理赔问题。

“没有迟缴过？”

“从来没有。”

“没问题。你刚刚说那是丰田花冠？”

“没错。”

“这是什么车？值两万五千美元？”

“比较可能是一万四。”

查斯维克低声笑了起来。“这么便宜的车真能跑么？”据我所知，查斯维克有一辆宾利、一辆奔驰 V10，还有两辆 Range Rover。平常他跟一般人见面时，就开一辆凌志。

“他们会付理赔金的。”他说。

“他们原先说不会。”我故意激他。

“那不是要跟我作对吗？我如果不高兴的话，他们就得花五万美元摆平我。他们会付的。”他重复道。

我挂了电话之后，巴巴说：“他说了什么？”

“他说他们会付的。”

他点点头。“科迪也会付出代价的，老哥。科迪也会。”

巴巴回他仓库一下，处理一些杂事；我则打电话给凶杀组的戴文·安龙克林，他是全波士顿少数还肯跟我讲话的警察之一。

“凶杀组。”

“讲得真诚一点嘛，宝贝。”

“嘿嘿。谁叫你是波士顿警局天字第一号不受欢迎的人物。最近有没有被拦车临检呀？”

“没有啊。”

“千万小心别被拦下来。你不会晓得，我们这里有人想从你后行李厢翻出什么来。”

我闭上眼睛一会儿。登上警局不爽名单的第一名，可不是我计划中要获取的人生成就。

“你也不可能太受欢迎，”我说，“你替一个警察同事戴上了

手铐。”

“从来没人喜欢过我，”戴文说，“不过他们大部分都怕我，所以这样也很好。至于你呢，你可就是个有名望的娘娘腔了。”

“有名望，嗯？”

“找我有什么事？”

“我得查一个叫科迪·弗克的人的底，看他以前有没有跟踪狂的纪录。”

“那我能得到什么回报呢？”

“永恒的友谊？”

“我有个侄女，”他说，“她想要整套豆豆公仔当生日礼物。”

“可是你不想去玩具店。”

“另外我有个小孩不肯跟我讲话，不过抚养费我还照付，还多得很。”

“所以你也想给这小孩买一套豆豆公仔。”

“一万应该够了。”

“一万？”我说，“你一定是……”

“弗克（Falk），F开头的吗？”

“跟骗人（flimflam）的前缀一样。”我说，然后挂了电话。

一个小时后，戴文回电给我，叫我明天晚上把豆豆公仔送到他公寓。

“科迪·弗克，三十三岁。没有定罪过。”

“不过呢……”

“不过呢，”戴文说，“曾因为违反禁制令接近一位布拉雯·布莱思而遭到逮捕，起诉撤销了。曾因为攻击莎拉·利托遭到逮捕，然后因为利托小姐拒绝作证又搬到别州，起诉撤销。曾列为一位

安·伯恩斯坦强暴案的嫌犯，找来警局讯问过，但没有起诉，因为伯恩斯坦小姐拒绝对起诉书的口供宣誓属实，拒绝提出强暴验伤报告，也不愿意指认攻击她的人。”

“真是个大好人哪。”我说。

“听起来是个小甜甜，没错。”

“就这些了吗？”

“另外他还有未成年犯罪纪录，不过不能查阅。”

“那当然。”

“他又去骚扰人了吗？”

“也许吧。”我谨慎地说。

“你小心点。”戴文说，然后挂了电话。